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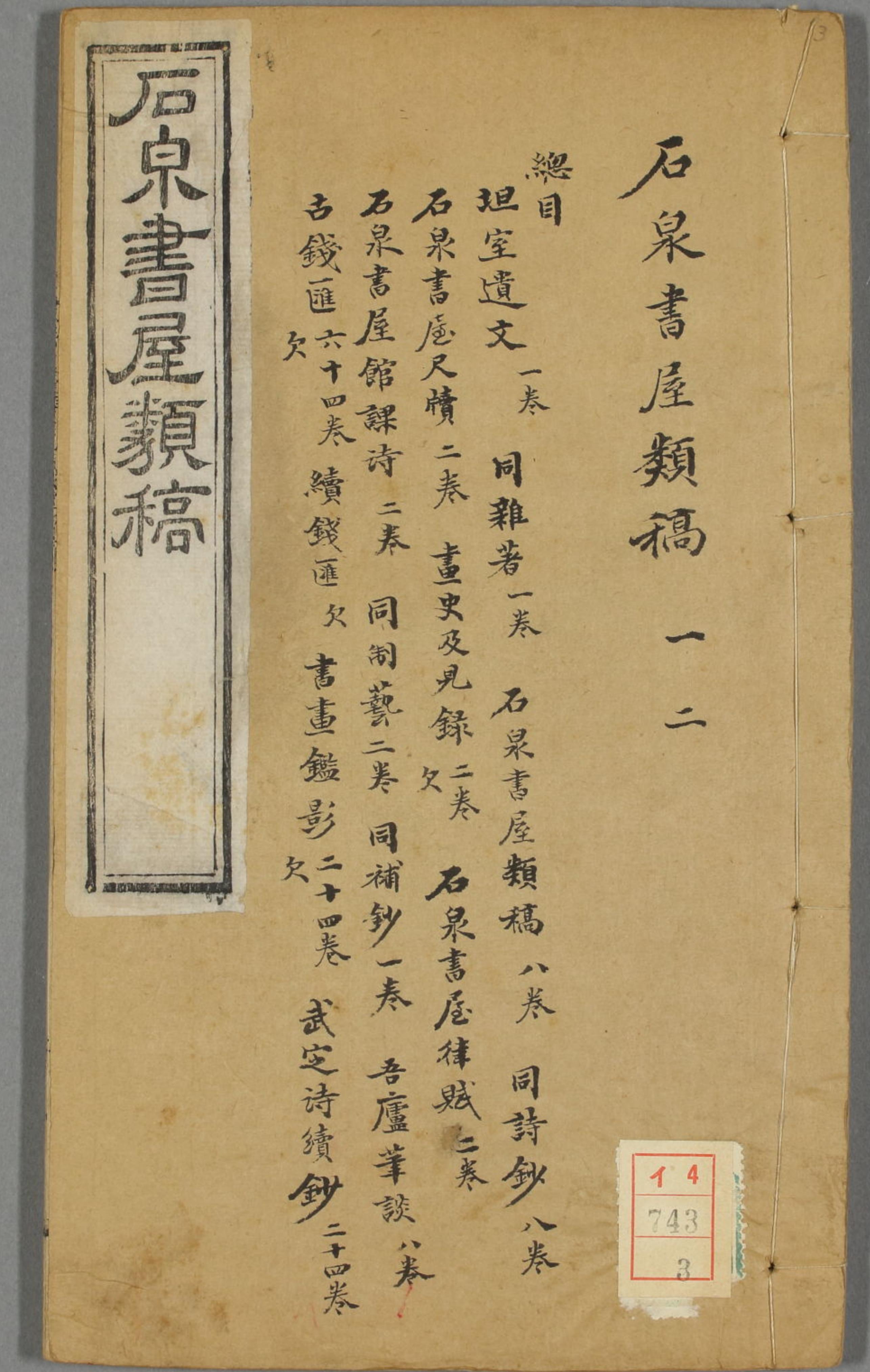
石泉書屋類稿 一二

總目

- 坦室遺文 一卷 同雜著一卷 石泉書屋類稿 八卷 同詩鈔 八卷
石泉書屋尺牘 二卷 畫史及見錄 二卷 石泉書屋律賦 二卷
石泉書屋館課詩 二卷 同制藝二卷 同補鈔一卷 吾廬筆談 八卷
古錢匯 六十四卷 繼錢匯 欠 書畫鑑影 二十四卷 武定詩續鈔 二十四卷

14
743
3

石泉書屋類稿



和
門
號
卷
1-3

14
743
3

同治辛未年鐫

石泉書屋類稿

利津李氏藏板

自序

佐賢年十四始學爲時文。先大夫教曰：爲時文而不讀古文，猶循流而昧其源也。乃取兩漢及唐宋八家之文授之。朝夕吟誦，似有所得。然不過賞其筆之健氣之盛，以冀有益於時文。而於古文源流仍茫然也。通籍後，或徇同人之索求，或抒一己之臆見，漸有散體記事之作。從不敢以示人。自維譖陋，不但於古之立言者相去霄壤，即當代作者亦慚無能爲。役尙得謂之文乎？雖然，嘗側聞宣聖之訓矣。日辭達而已矣。注不以富麗爲工也。夫觀山者不必因泰華而遂鄙一邱一壑爲非山也。觀水者

石泉書屋類稿

序

不必因江海而遂謂澗溪沼沚爲非水也論文者豈必皆沈博絕麗驚世駭俗而後謂之文遂薄指事類情達意而止者爲不足觀乎余年今六十餘矣於文無進境偶有記載惟期達其意中之言而不敢緣飾於其間其果能達耶抑未能達耶亦未敢自信也然覽斯編者卽其言亦可以知其志焉舊史李佐賢自序

序

石泉書屋全集總目
坦室遺文一卷
坦室雜著一卷
石泉書屋類稿八卷
石泉書屋詩鈔八卷
石泉書屋尺牘二卷
畫史及見錄二卷
石泉書屋律賦二卷
石泉書屋館課詩二卷

石泉書屋制藝二卷 制藝補鈔一卷

吾廬筆談八卷

古泉匯六十四卷 繢泉匯

書畫鑑影二十四卷

武定詩續鈔二十四卷

石泉書屋類稿目錄

卷一 論 說 傳 記

元氣論

巢由論

報應說

范蘇山先生傳

世父若甫公家傳

重游泰山記

卷二 序

道光甲辰 恩科江西鄉試錄後序

鞶齋圖詩經大旨人物輯略序

吉金壽石齋詩序 武定詩續鈔序

楊子惠偶存詩稿序

石泉書屋詩鈔自序

寶鼎堂泉幣拓真序 觀古閣泉譜序

古泉匯自序

石泉書屋叢書序

益智錄序

書畫鑑影序

桑梓之遺書畫冊序

利津李氏貢舉制藝序

魏又瓶學博制藝序 石泉書屋制藝自序

石泉書屋制藝補編序 節孝程孺人七旬壽序

卷三 行述 行略

誥授奉直大夫廣東德慶州知州 翁贈文林郎翰林院

庶吉士先考鏡秋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 晉封太孺人先妣李太君行述

誥封恭人先室張恭人行略

卷四 墓表 誌銘 書 書後 引 文 題辭

誥授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加一級次封高君墓表

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虞琴孟公暨元配孫孺人合葬墓誌銘

老僕謝武墓誌銘

致杜筠巢表弟同年書

致杜繼園表兄書

復吳竹如方伯書

致河帥蘇賡堂同年書

書破邪論後

古泉匯書後

利津惜字社小引

利津聖水靈池禱雨文

醒世恆語題辭

王子武詩集題辭

卷五、金石題跋

跋岣嶁碑

跋泉幣拓本

跋率伯敦銘

題秦平陽斤搨墨卷

跋漢光祿勳劉曜碑

跋華嶽碑翻本

跋漢瓦拓本

題枕經堂漢尚方鏡銘

跋東陽何氏蘭亭

題永陽王暨妃王氏墓銘

題魏刁遵墓誌

跋北齊尖山摩崖古刻

跋泰山經石峪六朝刻金剛經殘字

跋北周小鐵山摩崖古刻

跋北周岡山摩崖古刻

跋北周葛山摩崖古刻

題金螺山大佛洞隋造象

跋歐書虞恭公碑

跋歐書皇甫碑

跋僧懷素小草千文卷

跋褚河南書雁塔聖教序

跋孫虔禮書譜

跋昭仁寺碑

題興福寺集王書碑

跋爭坐位帖

題龍巖書古柏行

書畫題跋

卷六

跋王右軍徂暑感懷墨蹟卷 跋僧懷素苦筍帖卷

跋王齊翰勘書挑耳圖

題洪谷子鍾離訪道圖

題杜祁公海山望蜃樓圖

跋蔡忠惠謝御書詩卷

題僧巨然萬壑松風圖

跋宋高宗瑞應圖殘冊

跋宋元人題徐常侍篆書

題歷朝寶繪冊

題宋畫集錦冊

題怡情散賞宋元畫冊

跋趙千里畫漢高祖入關圖卷

跋李龍眠十六羅漢卷

題馬和之畫九歌圖冊

跋劉松年山莊消夏卷

題任君謀山水

跋趙文敏隸書千文卷

跋錢舜舉石勒問道圖卷

跋錢舜舉弁峯望雪圖卷

題黃大癡天池石壁圖

跋吳仲圭竹木卷

跋吳仲圭墨竹卷

跋倪高士小山竹樹軸

跋陳仲美薔薇卷

跋趙仲穆寒山論詩書畫卷

題趙善長臨董元溪山行旅圖

跋戴文進靈谷春雲圖卷

跋丁南羽百八應真卷

題顧原之山水

題項聖謨江郎三片石圖

題項聖謨畫冊

題董文敏書杜詩冊

題董文敏仿北苑山水

跋董文敏臨右軍草書卷

跋董文敏小楷書冊

跋陳眉公書吳次公壽序

跋孫雪居花卉卷

跋李長蘅蘭竹卷

跋周服卿花卉卷

跋王覺斯蘭卷

七寒村

跋王覺斯蘭卷

七寒村

卷七 書畫題跋

題湯文正與徐俟齋小札

跋王文簡字冊

跋張友鴻寄王文簡山水卷

跋萬年少山水卷

跋藍田叔仿宋元四家山水卷

跋王廉州仿高尙書雲山 跋王石谷仿宋元人山水卷

跋王石谷仿雲西寒林雅趣圖卷

跋王石谷南溪高逸圖卷

跋王石谷仿江貫道山水

跋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跋五家合璧畫冊

跋大滌子墨筆山水卷

跋龔半千山水卷

跋張墨岑仿洪谷子寒林圖卷

跋劉文清字卷

跋名畫集錦山水冊

跋名畫集錦花卉冊

跋林異京楷書冊

題黃小松仿古山水冊

題黃小松畫孟廟古槐

題鮑子年太守集古書畫扇

面冊

題金冬心畫冊

跋羅兩峯蘭竹卷

題王蓬心摹瀟湘圖

跋錢緝石蘭卷

跋吾宗味初公山水

跋張筠圃先生詩草冊

題張菊如摹米友仁山水卷

題張菊如摹西園種菜圖

題戴文節山水

題臨汀紀游圖

跋興宜泉司馬摹富春山冊

題海國全圖

題僧六舟几谷雁山雙錫圖

自題石泉書屋

題吳冰仙女史畫冊

自題畫竹

卷八 銘 贊 聯

朱竹垞著書硯銘

長方硯銘

竹節硯銘

鶴眼硯銘

雲日硯銘

荷葉硯銘

松石硯銘
冰紋硯銘
圭硯銘
囊硯銘
蕉葉硯銘
龍文硯銘

王木仲先生遺硯銘

開元御製琴銘

雷霄琴銘

墨銘

墨壺銘

筆筒銘

印規銘

瓶銘

錐銘

圖章盒銘

貨布范銘

大泉范銘

界尺銘

圓式茶舟銘

泥封贊

古印贊

紙贊

千秋萬歲秦瓦贊

怪石贊

香鑪贊

圍棋贊

大理石屏獨秀峯贊

戴金溪省身圖贊

題廳堂

題宅門

題內室

題黃鶴樓

題汀署堂楹

題梅花書屋

題宿花亭

題汀郡育嬰堂

題長汀縣小蓬萊閣

題蒼玉洞方亭

題蒼玉洞佛殿

題觀魚亭

題金石藏廬

題錢香士同年因寄湖莊

題孫滋畦經樓

題東平龍山書院

題岱麓王母池山館

贈陶吟筠同年

贈葉潤臣觀察之官浙省

贈孫小平同年

贈徐松皋光祿

祝石樵太表叔九旬壽

祝潘芸閣師八旬壽

祝陳太宜人九旬壽

祝袁太夫人壽

祝杜子愼學博尊甫南谷先生壽

八

祝張子靜表弟暨

祝張子靜表弟暨德配吳宜人六旬壽

輓業師范蘇山姊丈

輓史雲台比部

轉舍定齋繼升

輓陳石生可馬

輓文文端師相

輓吳子苾同年

輓卓鶴溪少宰

輓太傅杜文端

轉大司徒孫文定公

輒喬漣泉年丈

輓蘇蕉隣表兄元配吳淑人輓吳竹如方伯元配葉夫人

輓吳竹如方伯元配葉山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輓萬珠湖比部繼配湯宜人輓杜太夫人張表嫂母

輓杜太夫人張表嫂

輓祝農部雲門尊慈費太宜人

元

翰室人張曉芳

輓杜筠巢同年表

輓隋赤亭同年

輓陳子嘉同年

輓河帥潘芸閣師

輓張曼臣內弟

輓杜櫂園表兄贊合

輓張子靜表弟

集成句

題辭

諸作皆自寫性眞不假緣飾所謂風行水上無意成文而文自然者也致繼園昆仲及吳竹如書有關國是民瘼非苟作者至家狀及諸傳銘於序事中尤有抑揚往復之致皆傳作也

侍宋音讀

不必絕鑿幽險標騁瑰奇意之所蓄傾吐悉盡優游夷愉中有自得政如平遠之山千里坦夷令人尋覽無倦又如澂潭積水微風相激瀦泊有聲良久未已非深於廬陵南豐未能辦也

侍馮譽驥讀過謹注

石泉書屋類稿

題辭

諸作清而能腴淡而彌永不作鏤心刻骨之言自然精義包孕治河井田諸篇尤徵卓識不磨其往來書問具見經濟而品題書畫亦皆正法眼藏希罕命粹以公同好幸甚

津門王增年讀過謹識

石泉書屋類稿卷一

論說傳記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元氣論

宇宙一元氣所積也人皆受命於天而試問蒼蒼之天又何所受命乎曰元氣之運行而已矣人皆託體於地而試問茫茫之地又何所託體乎曰元氣所包舉而已矣天地者生萬物者也元氣者生天地者也氣之彌綸天地者共一太極而氣不見贏氣之分著萬物者各一太極而氣不見絀物之死而之生日日

分取此氣而氣不加損物之生而之死日日歸還此氣而氣不
加益元氣之爲用大矣哉夫氣與理相輔而行者也然有可以
理解者亦有不可以理解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日
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山川之奠定民物之仁壽此可以理解
者也雷之迅風之烈山之崩川之竭民物之夭札疵癥此不可
以理解者也可解者理之順常也不可解者氣之逆變也使氣
有順而無逆有常而無變豈不甚善然而氣不能自主也亦惟
渾渾噩噩悠悠蕩蕩默運於虛空之中無心成化而已矣故曰
化不可爲

天理論

謂天理無憑吾不敢知謂天理有憑則宜生善不生惡而何以
鳥有鳳而不禁鷹鸞之同生獸有麟而不禁豺虎之同生鱗有
龍而不禁鱷與獺之同生人有聖而不禁愚不肖之同生不但
此也以舜之聖而以瞽瞍爲之父象爲之弟以管蔡之頑而以
文王爲之父武周爲之昆弟且使善惡雜揉而生不慮惡之有
害於善皆理之不可解者曰此氣數爲之也夫理與數並行善
言數者必準諸理而理之窮者必歸於數理窮於數此所以天
地之大人猶有憾也然吾謂惟其有憾乃正可以見天地之大

何也今使但生鳳而不生鶡。但生麟而不生虎。但生龍而不生鱷。但生聖而不生愚。豈非人心所大快而揆諸造物好生之德得毋有病其狹而不廣者乎。且天之一視同仁而無事區別者又有理焉。蓋賴聖人以爲之補救也。聖人出而虎豹驅矣。蛇龍旅矣。鳥獸魚鼈咸若矣。且定刑賞而善者賞惡者刑矣。用勸懲而善者勸惡者懲矣。凡此皆所以輔天理而行卽以濟天理之窮者。此聖人之有功於天地而實天之善用聖人也。故論聖人之功可以輔相天地而彌人之憾。而論天地之量則不計燭與不憾。一任理與氣並行於兩間而無所不容。有非聖人所能及。

堯矣。昔四凶見容於堯之世而不見容於舜之世。故堯舜並稱而孔子贊則天之聖。蕩蕩莫名獨歸之堯而不及舜者。其以此也夫。

巢由論

世傳堯讓天下與許由不受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且向，清流洗耳，日貪言汙吾耳也。說者曰：「此特寓言，未必有此事也。」自我思之，何必無此事耶？夫以爲無此事者，不過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此極天下之尊榮人所求之不得者，豈肯輕以讓人？卽或讓人，亦焉有辭而不受者哉？平此誠正俗庸碌之見也。夫以常人之心度非常人之心，宜其鑿枘不相入也。堯非常人也，若識見等於常人，何以謂之堯？其視天下也，以爲公器而無私心。許由必有可勝天下之任者，堯不知則已。

堯知之卽以付之，亦並無成見也。可以讓天下與舜，獨不可讓天下與由乎？其讓也，夫何疑焉？若夫辭天下，其說有二：有重視天下者，有輕視天下者。重視者，念帝王兢兢業業，非有所利而爲之也；蓋不得已而爲之也。設反躬自問於內聖外王之道，未敢自信，則不敢當此重任也。輕視天下者，目空千古，神遊八埏，有超乎天下之量。故重其身而以外皆所輕也。巢許亦皆非常人也。觀隱形藏光之言，殆自重而輕天下者歟？其辭也，又何疑焉？且周之泰伯亦能讓天下者也。夷齊能讓國，亦卽能讓天下者也。漢之嚴光不佐光武，薄宰相而不爲，亦必遜帝位而不居。

者也。世於泰伯夷齊嚴光無致疑者。何獨於巢由致疑也哉。

持論正大以讓舜證堯以泰伯諸人證巢由尤爲確當

愚表

姪趙維菴注

性善說

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千古論性之旨三言蔽之矣。自孟子標出性善而告子諸人遂各異其說。其實性善之說本於性相近，無善無不善。亦不悖相近之義。可爲善，可爲不善，亦類於習相遠之義。有性善，有性不善，則不出上下不移之義。皆與聖言無大謬戾。似可無容辨難。而顧反覆辨難而不已者。豈孟子非歟？是又不然。夫孟子蓋寓救世之苦心者也。時至戰國，縱橫捭闔，游說之士惟利是圖。人欲熾而天理亡矣。使無善無不善之說行，則人將無意於爲善，使可爲善，可爲不善之。

說○行○則○人○將○游○移○於○爲○善○使○有○善○有○不○善○之○說○行○則○人○將○自○居○於○下○愚○而○更○不○爲○善○其○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少○也○告○子○各○家○之○言○其○源○雖○亦○本○於○聖○言○而○其○流○弊○多○阻○人○嚮○善○之○心○孟○子○之○言○僅○於○下○愚○不○移○之○義○未○盡○符○合○而○其○責○人○嚮○善○勉○人○不○可○自○棄○之○意○則○有○益○於○人○心○者○多○故○曰○救○世○之○苦○心○也○不○然○孟○子○固○善○學○孔○子○者○於○孔○子○之○言○豈○不○聞○之○乃○孔○子○於○性○善○之○旨○含○而○未○伸○而○孟○子○顧○獨○創○此○論○不○顧○人○之○異○議○有○此○理○哉○

切當不移亞聖深衷若揭

俞謹注

報應說

客有問余者曰報應之說有之乎抑無有乎余曰信有之矣又問報應之有果冥漠中有司其事者按人記其事而賞罰之乎余曰否天下之人萬億不可勝紀天下之人之事更萬億不可勝紀如每人每事而記之而賞罰之何鬼神之不憚煩夫宇宙之大不過一氣之所積而已人日遊氣中其感召自有不爽者善人所積者善氣以善召善故吉事應之惡人所積者惡氣以惡召惡故凶事應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者此也所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者此也

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者亦此也。至於感應篇陰隲文各註解以及裨官野史所記往往有陰司果報厯歷不爽者亦非盡子虛也。何以知之曰仍於人事知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既知生又何必不知死陰之有鬼神也。猶陽之有官府也。以世間郡縣而論每縣不下十餘萬人每郡不下百餘萬人郡縣官吏不但不能盡知其事並不能盡知其名其或名登郡縣者非泛泛然登之也仍不出善惡之兩途大而忠孝節義有待旌揚者小而科名爵祿有關仕進者皆善之類也。重而凌遲斬絞輕而徒流笞杖有關罪名者皆惡之類也。外

此則爭鬪訟獄案牘所陳府史胥徒按籍所記善惡互見者也。凡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否則官府並無其名况其事乎夫陰司亦若是焉已矣然則報應自己召之者其常也亦有鬼神主之者其偶也以其偶而概其常不可也故知不必每人每事而記之而賞罰之也客又曰積氣感召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善惡亦有時爽報何也曰亦不外積氣之說也夫積氣有厚薄之殊故感應亦有遲速之異彼爽報者安知非上世所積者厚餘氣未盡故不能當時速報之歟又安知非本身所積者尙薄須遲之又久待後世而後報之歟且氣又輔理而行者也理有正

變其果報者理之正其爽報者理之變耳使但有正而無變則古今成一依樣壺盧之世界造物固不如是之板滯不靈也故君子觀於此但修德而不責報至庸人知有報應可以戢其怙惡不悛之心作其改惡從善之氣其有功於世教匪淺也故報應甯可信其有不可謂其無

陰陽偏毗說

北方之人毗陽南方之人毗陰何以言之醫家之療病也北人多用洩南人多用補反是弗瘳其宜洩也是內有熱而毗陽也其宜補也是內生寒而毗陰也雖然均是人也何以南北相反如斯也余蓄疑久而未解今觀飲水而知之矣人莫不飲也北方之水性熱南方之水性寒故飲之者各有所偏也雖然均是水也又何以南北相反如斯也蓋宇宙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道也固萬事萬物所莫外也北方之天時多寒寒則陰在地○上○陽入地○下○南方之天時多熱熱則陽

范蘇山先生傳

王漁洋先生曰濟河以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焉曰范仲亮先生余亦曰渤海以南有敦德行能文章之醇儒焉曰范蘇山先生先生爲仲亮先生之族裔孫屬余姊丈又余師也余弱冠時先生館余家者二載余又從學於濱邑者一載侍函丈久故知先生最悉逮先生謝世思爲立傳而慮先生之品學有未易以楮墨形容者故躊躇而有待客夏吾甥遴嶠以傳請余曰是吾志也詎敢以不文辭耶先生諱承俊字友泉號蘇山始祖好禮爲宋文正公後裔元至正間自玉田遷霑化之范家莊曾祖岸

祖士丙俱歲進士父穀貽乾隆甲午舉人厯任長垣定興滿城知縣母王宜人先生性篤孝友少失怙奉母惟謹所以曲體親心者無弗至以故太宜人之鍾愛尤甚焉兩長兄謝世與仲兄退軒刺史承遜夢驥明府承愿怡怡一庭友愛無間鄉黨豔稱之性情和平樂易無忤於人而交友必信爲謀必忠雖無負於人常若慮有負於人者蓋其居心之厚人所難及而非親炙者不能知也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同邑韓逢伯先生名進士也先生遊其門稱入室弟子通經術工文章旁及詩古詞賦靡不殫究年十六入郡庠尋食餼張南崧學使歎爲奇才年十八中

嘉慶癸酉副車二十六值道光辛巳

恩科舉孝廉與兄退軒同榜一時文名藉甚壬午癸未屢試禮闈俱薦而不售壬辰春復上公車復薦而孟夏已歿於京寓年僅三十有七初先生家貧屢無以奉親膳乃設帳假脩脯博菽水歡嗣是友教無虛歲主濱州講席最久每批一文改一藝必曲折詳盡而後止以故從遊者日衆蘇蕉鄰廉訪敬衡高次封太守貢齡張曠臣明府銘曉及余皆先後成進士登賢書者更不乏人皆受益於先生者蓋先生之心力爲已瘁矣夫今天下士不必經明行修而掇巍科登膴仕者比比也先生內行純粹

絳帳傳經。沾被後學。而獨艱於一第。既不復登瀛洲。直清秘以光贊休明。又不使博一官宰。一邑以見諸施行。且不永其年。溘然以逝。揆之造物生才之意。不有令人難解者乎。雖然先生之歿。今已三十餘年矣。而邦人士追念前型。往往欷歔感歎。而不能已。後學推名師者。必以先生爲稱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諉。今先生有焉。殆與仲亮先生均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與奚必以不得志於當時爲憾也。與先生元配丁氏繼室爲吾仲姊。敕旌節孝子三長。遴修出嗣。次遴籤遴嶠俱廩。生足世家學云。未幅抑鬱悲慨中極。卓犖激昂之致。蘇山先生爲不死矣。備注

范仲敏先生傳

范仲敏先生諱承愿。字謹叔。又字仲敏。號夢驥。霑化人家。世已詳蘇山先生傳。中不贅述。先生乃長垣公之仲子。而蘇山先生之胞兄也。余旣爲蘇山先生立傳。又念昔年四上公車。與先生皆同寓朝夕。親炙相視。莫逆近年解組歸里。時復把晤。相得益歡。仲敏屬余字先生。晚年亦以此爲字。曰吾兩人性情同識。見同卽字。亦何妨從同。遂以同字。弟呼余。余交遊徧天下。而愛我之深。無逾先生者。故知先生亦莫余若也。今先生謝世已四載。忍不濡毫爲一傳。梗概耶。先生於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職銜乙酉鄉試登賢書乙未大挑以知縣用分發關中
知宜君縣事三月卽引退請降選曲阜學博尋辭去優游林下
者數年考終時年七十有一先生不修邊幅屬屬若無能者而
守正不阿遇事能斷有不爲威怵不爲利疚之概曾作迂叟記
迂叟者蓋自謂也所記生平事蹟綦詳其言母遘疾頗劇奉湯
藥忘寢食者累月母賴以痊攜幼弟就婚某省以稱貸往以托
鉢歸析箸時盡以田廬讓嫂弟皆早年事也又言屢躡南宮欲
以良吏顯令某邑輕刑薄賦案無積牘民德之司訓某邑於脩
脯外無所取未十年以假歸遂不出則中年事也又言建祠以

奉先積穀以贍家辦節孝總坊以彰風化則晚年事也然以余
所知其軼事又不止於是也憶昔同寓時見先生股有癩痕問
其故不答蘇山先生曰此吾兄刲股療母之舊跡也不願人知
故不答也家居時積穀計食若干日至期每有贏餘或疑狐助
先生曰吾豈肯受伊助者乘餘於道自是無餘余歸田時訪先
生於里第問屢辭官之由答曰方今宰官所爲皆違心之事所
受多非義之財校官亦須取給於人故皆非所願也壁懸一聯
曰知止不辱知恥不殆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聯語蓋先生所集
其志節固可想見云

論曰先生之舉孝廉也輿論翕然以爲名實相符今觀行誼信乎其相符矣且也去就之際吾人之品節志趣見焉禮曰君子難進而易退也然世人博一官進一職終老其身知進而不知退者何可勝道如先生者非所謂易退之君子歟

世父若甫公家傳

咸豐初粵匪猖亂由南及北時值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而武弁懈弛營額空虛賊過處土崩瓦解無能禦侮者甲寅春犯東省陷金鄉陽穀聞警世父若甫公適官其地教諭同官某謂公曰我輩教職無城守責盍去諸公不聽當是時邑宰文公莅任甫數日倉卒無計二月廿九日警報急公及邑宰募勇三百人授兵登陴期以死守未幾賊至如潮湧守陴者皆哭公謂邑宰曰賊逾數萬我以未練之卒數百人守此彈丸恐不能支然我輩食祿義當死無所逃也邑宰以爲然遂與公分守東北門日晡

邑宰中流矢東門陷公聞變亟下城曰吾司鐸學宮乃吾死所也奔回端立大成殿階側以待賊賊果至問公何人公曰死毛賊何必問我利津李某誓不與汝兩立也手執刃斫賊賊剽公右手左手復拾刃賊又刺公左臂兩手俱墜公復以首撞賊罵益厲賊眾以戈擊公公噴血及賊面遂遇害先是有李狗兒者從公服役年餘賊至時潛伏神案下窺公遇害哭失聲不自禁賊拽出舟之同行半途逸回述公死狀如此故人得知其梗概事定後大府奏聞於

朝蒙

恩卹贈加國子監助教銜雲騎尉世職長男復賢遂襲職焉猶憶癸丑秋佐賢由閩歸里路出張秋鎮距陽穀數十里遺价迓公至舟中盤桓一晝夜問公所欲公曰無他欲惟思得一利劍耳抵里後遂以一劍奉寄然未喻公意也事後追思蓋索劍時殉難之志已決矣豈不痛哉公諱文綬號心齋若甫其字也先世見田公諱登仙世稱李神仙事蹟載邑乘三傳至庭怡公諱渝官四川江油縣知縣四傳至允升公諱嘉猷官廣西按司經歷是爲公祖卽佐賢之曾祖也允升公四子長爲先大父季屬柱峰公諱崧太學生乃公考也公幼嗜學弱冠後遊庠中嘉慶

己卯科副舉人補咸安宮教習奉

旨以知縣用以家貧親老急需祿養詮選期遙請改教職初授
鄉縣教諭以憂去此任陽穀蓋服闋後所選授者也公生平孝
友口不言人過懿行不可殫述茲從略不書所可異者公和平
樂易終身無疾言遽色且聲色博奕之好不異常人而見危授
命大節凜然論者皆以爲賢者不可測云

臨汀郡署梅園記

臨汀郡署在九龍山之陽署後爲梅園方廣二畝許園以北枕
山麓迤邐爲坡陁坡之中爲文昌閣供奉梓潼帝君左爲觀音
閣供大士像右爲平臺宜登高眺遠附郭山色嵐光帶圍環繞
一幅橫看子如荆關妙手爲之圖畫也臺之右爲福德祠祀本
衙土神祠右爲山神廟祀九龍山神則余所創建者坡下方亭
居中東爲蕉林西爲梅林南爲竹林空翠交映方亭東北曰習
射廳余與同僚較射之地也東南曰十七樹梅花山館館毗連
內宅署中羣舍俯瞰盡在階下其宜覽眺與平臺無異余懸一

聯曰階前花竹憑欄賞郭外雲山當晝看喜其高曠治爲書室
琴書圖畫羅列左右退食休憇之所也方亭迤西日三友書屋
屋計三楹窗虛四面見輩夏日讀書處屋後木筆花園樂如蓋
木樨花金粟飄香屋前棕櫚怪石點綴有致屋之西北余建一
茆亭錫名宿花取茆亭宿花影之義並題詩有夜深花睡去問
誰能喚醒之句謂此也亭之北舊有蓮池已淤填余引山泉入
池種藕以還舊觀亭西栽竹竹外隣桃鴟花時嫣然含笑掩映
綠筠不僅三兩枝也園中佳植梅爲主此外雜花繁卉不可枚
舉周遭古木多有數十圍者皆百年以外物濃綠參天如到深

山窮谷幾忘其爲官廨每當春和景明秋高氣爽夏午納涼冬
日賞雪風景四時無不宜之夫今之居官者簿書鞅掌日不暇
給其官署湫隘者無論矣卽或崇樓夏屋畫閣雕楹不過人工
之壯麗求其具林巒之盛兼獲遊覽之暇者蓋百不得一焉余
素抱山水癖丙午春奉

命來守此邦值

國家承平無事之時而汀郡僻處山中政簡刑清又地非孔道
無過客酬應之煩因得與茲園爲緣或脫巾獨步或與客偕遊
宜敲棋子聲丁丁然宜彈琴絃聲泠泠然與林間鳥聲池上泉

嘗見龍翰臣殿撰所書聯語名士種花無俗韻書生爲政有
仙才云云敢注此二語於此後爲吾叔頌也翁謹注

石泉書屋藏書記

昔人謂胸中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又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讀書固若是其亟也又云餓可當食寒可當衣寂寥可當好友當食當衣特甚言之當友則誠不易之論也是以柳公綽藏書各分厨格司馬溫公置讀書堂陸務觀作書巢他若曹氏之書倉申氏之墨莊以及鄭之范氏天乙閣禾中曹氏倦圃溫陵黃氏千頃堂名聞海內凡以讀書閑重則藏書尤不可輕視也吾家先世遺書半已分析自

先大父端恪公宦遊楚省載歸八積先君子清毅公游滇游粵復購若干卷及余身而歲有增益於是乎積而多矣因倣曝書亭著錄之例略爲變通分爲六門曰經曰史曰子曰集曰叢曰類而時文試帖律賦及一切應試之作不與焉率男貽良區別而整齊之每門五六千卷三四千卷不等合之不下三萬卷雖未敢云坐擁百城居然富有而在海澨僻壤亦幾幾乎稱少焉夫自粵匪倡亂十餘年來盜賊蠭起風鶴時驚令人廢書而歎黨使餘年復觀承平得遂讀書之願不必問其益吾心者若何益吾身者若何但於花晨月夕息影蓬廬靜對一編以當良

朋晤語則所以娛吾老者不在斯乎不在斯乎此外又何求焉異日者傳之子孫能讀是書而以經濟文章名於世者上也涉獵旁通各有所得者次也束書不觀而猶不忍墜壞者下也至如杜暹所謂鬻之墮之爲不孝者則非吾所敢知矣附記之俾後之人知所警焉

重修長清縣學署記 代

蓋剥復迭嬗新故乘除者天道之當然亦人事之當然也而官署之廢興其小焉者也余自咸豐庚申司鐸茲邑任事以來見學舍傾圯欲興修而慮其力不逮也同治癸亥春賴闔邑紳士捐資重修不數月而工竣雖無輪奐之觀聊可爲風雨之蔽斯役也固斯邦人士之善舉殆亦乘除迭嬗有數存其間耶昔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吾尤願後來者之隨時修葺勿使新者之復故復舊者之復剝也是爲記

曰簡曰潔勝慨擅九河之二 當謹注

石泉書屋類稿卷二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序

道光甲辰 恩科江西鄉試錄後序

洪惟我

皇上孝治光昭

文思廣被歲在甲辰預開

萬壽慶榜覃敷

作人之化

石泉書屋類稿

卷二

恩至渥典至隆也屆期禮臣以江西考官請得

旨命臣葉觀儀往典厥事而以臣李佐賢副之伏念臣山左庸
才至愚極陋今春奉

命充會試同考官涓埃未效悚惕方深茲復仰荷

溫綸俾佐大省掄才重任撫躬循省彌切悚惶謹偕臣觀儀星
馳抵省齋祓入闈殫力衡校錄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附言簡未臣竊惟人臣忠盡之義莫大乎以人事
君

國家關門籲俊需才孔亟而其權則寄諸司衡之二二人膺斯

任者將欲存真去僞崇實黜華用收得人之效豈有他哉仍於
其文辨之而已夫言爲心聲發爲文章尤人品心術所見端也
鎔經鑄史之詞可知其學之富焉切理饜心之論可知其識之
明焉清真雅正之體悱惻纏綿之音可知其性之純情之篤焉
江右彭蠡匡廬鍾毓靈秀自宋以來名儒輩出况今遭逢
景運沐浴

聖涯豈無瑰奇特達之士克自樹立接踵前賢者平臣與臣觀
儀悉心校閱摃羅再三敢云甄拔無遺然義取其醇理範於正
庶幾鑒拔眞才爲異日表見之地是則區區私衷所仰酬

聖天子推恩錫類簡賢進良之至意於萬一者爾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總纂臣李佐賢謹序

國史館總纂臣李佐賢謹序

鞏繁圃詩經大旨人物輯略序

同治辛未余膺東平講席茂才輩君景岠以其先人繫圃先生所注詩經大旨見示曰先人於五經各有著述遭捻逆之變盡散佚此其幸存者懼其久而復湮也望先生序而行之余受讀一過每什揭其總綱每章疏其大意不外興觀羣怨之旨兼及鳥獸草木之名雖皆采取前人成說然亦可謂用力之勤矣夫詩自康成而後代有傳人至朱子而集其成若

四庫全書所收及通志堂經解

亭林皆世稱邃於經學且深於詩者茲編遠宗朱子近承顧氏之說而於吳氏議論小有異同如吳曰風雅頌皆古樂章鄉樂之歌風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茲則曰二南正雅及頌入樂者也至列國之風及變雅不入樂者也吳曰七月夏時詩也異代之詞故附風詩之末茲則曰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作詩以戒成王謂之幽風此類意見各歧有待折衷然從古解經人自爲說原不割一不妨並存也近時吾鄉空山堂牛氏亦有詩志之刻其書但記心得發前人所未發者有益成學而初學則無從悟大茲編則成

學初學無不宜之其有功於葩經豈淺鮮哉先生久躡名場晚年以著述爲事羽翼經傳迴異俗學攷東平自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傳人接踵據州志所載著作已一百四十餘種其中注詩者宋有王景文詩總聞

國朝有趙嵐之詩經提綱惜皆未見此書一出似續前賢津逮後學洵無愧色已

吉金壽石齋詩序

周樸卿太守癖嗜古泉與余有同好矣亥年邂逅厯下訂交莫逆見輒談泉以爲樂曾盡出所藏俾余決眞贊以余馬齒加長閱厯較多也余念其虛懷受益好古敏求必有大過人者然初不知其能詩也一日談泉之次更出詩稿見示且索余序自維謫陋何足以序君詩而君意不可卻又何妨卽論泉者以論詩乎夫以古泉之易淆也傳世者厯久而彌少作僞者積久而日多去僞存真當具隻眼卽同一真品而求近代之泉精且美者百不得一焉中古之泉精且美者千不得一焉若上古之泉世

所罕覩絕無僅有者萬不得一焉然亦有所見甚夥上古之泉反不及中古並不及近代之可寶者則又以少爲貴以罕見珍之說也詩也者發乎性情者也有詞藻而無性情與僞泉同又或出風入雅抱杜尊韓而不能獨闢門徑亦如齊苔之刀列國之布非不眞且古也而不足新耳目則猶非希世之珍也抗懷古昔以詩名者代不乏人肇於漢魏盛於中唐自唐迄今不可殫述其卓然自立稱爲名家者譬泉之千百選一者也其宗法百世稱爲大家者猶青錢之萬選者也君詩不拘一格或居清麗之宗或露英傑之氣具此美質更富年華異日者方駕名家

而追蹤大家。抑或超越名家。而並不囿於大家。又誰限其所至乎。余老矣。近惟編古泉滙一書。聊以自娛。詩學則無能爲役。君之泉今方始有。將來少有。當有層累。而日上者。君之詩與年俱進。亦似泉之精益求精。富貴有而日新焉。余尤拭目俟之矣。不類而類說來頭。頭是道新異奇。確必傳之作。姪翁謹注。

武定詩續鈔序

國朝山左詩鈔經盧雅雨張南崧余秋門諸先生凡三選予田居多暇盡取而讀之。因考吾郡之作者。盧選四十餘人。張選八十餘人。余選僅七八人耳。慨然曰。吾郡詩教豈今不逮古與。何嚮之多而今之寡。與抑亦無人爲之編輯。操選者無憑錄。取以致遺佚者多與吾郡詩鈔自惠民吾宗味初公編輯始明代以洎

國朝中葉得詩十二卷。文獻略備誠盛舉也。迄於今又七十餘年矣。而嗣響無聞。此數十年間後學繼起。未必不可追蹤前人。

况前鈔所選。尙有人雖存而詩有遺珠者。更有詩與人並遺之者。及今網羅散失千百中。尙可有一二之存。儻再聽其散佚。恐不免與風烟俱化。豈不重可惜哉。昔雅雨先生序山左詩鈔曰。此後死者之責也。吾於吾郡詩鈔亦曰誠哉。後死者之責也。獨是收吾郡詩有倍難者。文人片長自見。每樂表揚斯世所同也。而吾郡士習知希。我貴往往併一生之心力。抱殘編以終老。甚至傳之子孫。遺命秘藏。不以示人者。所在多有。夫無足觀而災梨禍棗。妄思問世者。不自量也。有可觀而深藏。若虛惟恐人知者。亦未免情之矯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微論宿

儒碩學不得志於時者。其人易湮。卽達官顯宦。焜耀一時。當時榮沒則已焉。數百年後。且有莫舉其姓氏者。惟賴有著作流傳。令後世如見其人。則詩之存亡。其所關。豈淺鮮哉。吾慮吾郡之著作。今猶及見者久。或無存因。卽前鈔以後之詩訪而錄之。又卽前鈔所遺之詩。補其缺略。而訂輯之。而海邑吳中憲孝廉及吾邑趙余田明經復助余搜羅於各邑詩稿。有一徵卽至者。有屢徵而後至者。亦有展轉徵求而仍不至者。遲之年餘。集成二十卷。又益以家集四卷。共得詩品之數。其人則自爵位顯赫。以逮寂寥無聞之士。苟詩有足錄。爲吾所及見者。未嘗不錄焉。

冲淡典雅文如其人殆古人所謂有蘊藉者五師馮展雲夫
子以平遠山擬之有以也表姪趙維菴謹注

楊子惠憶得偶存詩稿序

咸豐辛酉余謬膺濟南講席先後四載楊坦夫茂才因有葭莩之誼朝夕過從評書讀畫結翰墨緣而論詩尤往往先得我心知其學有淵源固迥殊於俗學之專工帖括也一日出其先人子惠先生憶得偶存詩稿見示且索余序余受而讀之佳篇絡繹目不給賞大抵氣格原於中唐而抒寫性靈不蹈窠臼尤屬深造而有得者方知坦夫之家學相承其由來者遠也夫歷下自邊李而後代有詩人卽近世周二南余秋門諸君子亦俱名噪一時先生與之馳驟壇坫間諸君子稱其嗣音邊李洵不誣

石泉書屋詩鈔自序

日君勿自棄何必求勝前人但得肩隨已自可傳即使遠遜前人然能留得一編供後人之雌黃不猶愈於並此而無之乎余感良朋相助之殷搜索往日焚棄之餘得詩二百餘首近年詩隨作隨錄不計工拙而並存之復得二百餘首共輯一編昔邵子湘與王漁洋論詩曰譬如候蟲時鳥啁啾亦若自適不計聽者之入耳否也是編也固未敢抗希前哲然寄興撾情誠有如候蟲時鳥之自適其適者所以副良朋之期望者如是而已後之覽者或以爲可與言詩或以爲不足言詩甚且覆醬哉焉糊蠶箔焉均吾所弗遑恤矣

寶鼎堂泉幣拓真序

戊午春鍾麗泉農部訪余於京師宣武城南之人海藏廬遂出所藏泉幣拓真索序余受而讀之雖未能大備然亦不乏佳品洵可珍也禮曰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古泉爲金石中之專門而歷代之制作見焉標新領異日出不窮往往有前人所未覲可補史傳之闕者尤非集思廣益不足以攷疑徵信余之嗜此廿餘年矣海內同好得訂交者尙不乏人如劉子敬吳我鷗戴醞士三前輩呂堯仙中丞李古農司馬皆收藏富而決擇精者至吾鄉吳子苾陳壽卿兩同年亦各儲珍品而劉燕庭方伯更集

諸家之大成參互考證益擴見聞撫今追昔不過十餘年間耳而諸君子歸道山者已居其半其存者或返故里或宦遊遠方不得復聚重入春明訂新交者惟鮑子年中翰此外竟難索解人茫茫人海寥寥同心振觸前塵渾如昨夢有不禁流連感歎者矣鍾君甫弱冠銳意求古且與燕公同里意者前賢遺韻其耳目濡染者深耶不然何以好古者每與東武爲緣耶他日講求討論學與年進所獲或突過前人正未可量余竊幸斯道之未墜而尤喜吾鄉繼起之有人也遂濡毫而爲之序

觀古閣泉譜序

余於古泉有嗜痂之癖廿餘年來於海內藏泉家如戴醣士劉子敬吳我鷗諸前輩劉燕庭方伯葉東卿年丈李古農司馬顧湘帆參軍吳子苾呂堯仙陳壽卿三同年皆得訂交互相投贈而獨憾未晤鮑君子年咸豐丙辰重入都門故交寥落而予年適官薇省相見恨晚訂新知若故交焉余向集泉譜裒然成帙君亦有觀古閣泉譜之集出以相示且索序予受而讀之其搜輯間有予所未見者其議論多有先得我心者予復何能贊一辭然默而息乎又違名言爾志之義無已則就吾兩人之異同

者○言○之○可○乎○攷○君○之○遊○踪○多○在○秦○中○故○得○秦○以○後○之○圓○泉○居○多○余○往○來○齊○魯○燕○趙○之○間○故○得○三○代○刀○幣○爲○多○此○遭○際○彼○此○之○異○也○余○拓○泉○共○爲○一○編○借○拓○者○附○複○者○次○之○君○於○友○人○泉○各○爲○一○編○多○多○益○善○此○體○例○繁○簡○之○異○也○余○之○嗜○泉○在○通○籍○後○年○已○三○十○矣○君○則○童○而○習○之○此○資○格○深○淺○之○異○也○君○於○贋○品○辨○析○毫○芒○攻○之○不○遺○餘○力○余○雖○喜○真○惡○僞○然○千○百○中○或○不○免○一○二○之○存○則○鑒○別○寬○嚴○之○異○也○然○吾○謂○兩○人○之○用○心○有○小○異○而○大○同○者○何○也○今○世○好○古○者○少○况○古○泉○屬○金○石○之○一○專○門○名○家○者○尤○少○吾○輩○同○癖○者○世○或○以○玩○物○非○之○否○則○以○見○小○笑○之○其○實○鐘○鼎○文○字○起○於○商○周○泉○則○自○虞○夏○以○還○確○有○可○據○是○古○莫○古○於○此○也○歷○代○帝○王○之○制○作○厚○生○利○用○因○革○損○益○於○是○乎○存○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所○謂○物○薄○而○用○可○重○也○如○吾○兩○人○之○研○究○遠○補○洪○文○安○泉○志○之○遺○近○接○初○渭○園○所○見○錄○翁○宜○泉○彙○放○之○緒○期○於○信○今○傳○後○俾○好○古○者○得○所○折○衷○焉○斯○又○不○僅○爲○識○小○之○一○助○也○固○兩○人○之○不○同○而○同○者○也○斯○言○也○非○笑○者○聞○之○當○必○有○鉗○口○而○退○者○是○又○吾○輩○解○嘲○之○論○卽○以○爲○序○末○識○君○以○爲○然○否○

古泉匯自序

今天下有一無所好之人也哉信而好古者聖人也敏而好學者賢人也下此則名利之好食色之好常人也乃世人動曰無好果無好乎抑不能好聖人賢人之好而好常人之好其好有不可告人者乎余不然不特有好且多所好童年好音律好圍棋好花木以及印章硯石紛然雜陳所好且驚廣而荒而不能自禁也弱冠後復有書畫及金石之好而金石中尤以古泉爲專好以家貧不能致鐘鼎此輕微者或易致也初居里門固於偏隅兒聞未廣繼遊厯下之任城往來齊魯鄒滕間隨地訪求

歸道山或返故里卽欲續古歡訂舊好不獲重晤一人撫今追昔又不禁感慨係之矣而幸遇鮑子年中翰子年亦與余同好者也出所藏弆相與質證往往見所未見新知創解亦或聞所未聞且助余搜羅間有新得而夙好復怦怦欲動焉子年日吾兩人之用力勤矣子間居多暇曷彙爲一編乎余曰唯因念泉譜著錄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及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王氏玉海皆收之而顧烜封演張台陶岳李孝美董道諸譜錄謹存其名今世所傳者惟宋洪遵泉志一書又往往爲人所訾明代邱濬胡我琨徐象梅諸家之譜亦不概見我

朝著錄者不下十餘人各抒所見俱成一家言然精核者或失之簡略駁者或失之繁蕪未免不醻不備之憾况幸際昌期地不愛寶近時出土刀布多前古所未有者而圓錢亦愈出愈奇可使非續爲著錄聽其散佚豈不重可惜哉因取歷年拓本參攷諸譜遂加詮釋共爲若干卷或有謂余者曰以有用之精神坐銷於阿堵中子之好不亦寢乎余曰否夫泉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也問世有一物而兼歷代之文字者乎日無有也問世有一物而備歷朝之制作者乎日無有也刀布之古文奇字多六書說文所未備漢唐以後之泉則篆隸真行一代之書

法俱在是文字變化之無窮更勝於碑版也。范金合土歷朝之制度見焉厚生利用歷朝之利弊見焉。况標新領異之泉尤多。舊史食貨志所未載者論古者按圖考稽亦可補志乘之闕而正其謬。是制作沿革之所關尤重於鼎彝也。則余是編竊附於不賢識小之列而卽小見大固不僅快一人之嗜好亦不僅供同人之玩好已也。雖未能好聖人賢人之好較諸好常人之好不可告人者不有差勝一籌者乎。遂付剞劂以公諸當時之同好並以貽天下後世之同好者。

雅人深致妙道得款款深深龜謹注

石泉書屋叢書序

余家舊藏書既分六類而零星散帙或一卷或二三卷分門旣苦其繁瑣插架又厭其參差思欲彙爲叢書以歸畫一而宦游多年解組後復以俗緣繆縕無暇及此蓋蓄志未逮者久矣。辛酉秋自厯下歸里值逆氛逼近偃支修武更不能從事於茲入冬幸獲安謐憂患餘生藉此消遣率男貽良收其散佚分之合之以書之高低廣狹相侔者爲一類共分六集每集各以經史子集爲次得書若干卷是編也蓄志於廿餘年以前成書在廿餘年以後亦井且夕所能程功奏效者矣。吾後人其世守勿墜。

或積年而續增焉是余望也嗟乎天下事之散而無紀者特患人不經理之耳不然散亂者胡不可歸於整齊也耶則又卽斯編可推也

古其編目而未及著述其後又以稿書以讀畫一而遺余宋舊稿存六疋而零星遺失一卷遺失

益智錄序

自經史以逮諸子百家其立言不同而大旨總歸勸善懲惡而已顧正言之或不入不如喻言之之易入也莊言之或不聽不如詭言之之動聽也此裨官野史有時亦與經傳相發明也春秋解君子鏡訪余於濟南講社出所著益智錄見示適值逆氣不靜匆匆旋里未遑卒讀壬戌春仍返厯下解君復來索序余始受而讀之歎其寄意之深且遠也士君子乘時得位往往於文翰無所表見焜耀當時或沒世無稱焉卽或有志著述而摭拾諸儒之語錄猶取考據之陳言令人讀不終篇輒思掩卷

又其甚者搜隱僻而有悖於經常騁妍詞而不止乎禮義冀其
感人心而維風化也難矣斯錄也遠紹搜神述異齊諧志怪之
編近仿聊齋志異之作筆墨雖近游戲而一以勸懲爲主殆主
文諭諫之流歟所謂與經傳相發明者其在斯歟論詩者謂窮
而後工解君懷才不遇藉此以抒其懷抱固宜其文之工也是
錄一出將見洛陽紙貴其終湮沒不彰耶較取科名登膾仕者
所獲固已多矣何憾哉

書畫影序

嗜酒者欲戒飲而往往不能戒也好色者思禁慾而往往不能
禁也好書畫者亦然書畫非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也然鑒
賞名蹟心領神會雖廢時曠日有弗恤者此中樂趣可爲知者
道難爲不知者言也昔坡公有言人當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
物誠哉見道之言然又云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
夫以書畫而薄富貴輕死生果寓意乎抑留意乎可見寓意不
留意公亦但能言之未能行之矧聰明才力不及公萬一者乎
余之留意於斯者四十餘年矣自弱冠後卽抱此癖似有夙緣

初憾見聞之未廣又苦真贗之難分迨供職都門得縱覽於厥肆或假觀於同人又遇吾宗季雲前輩當時所稱精鑒者也相與質疑辨難別僞求真漸能窺見古人門徑此後外宦遊歷所經聞見愈廣然均作雲煙過眼觀未遑一一記載也逮中年得賦遂初優游暇日因念昔人論古書畫謂近代者託於形以傳遠代者託於聲以傳天壤之大名蹟之多所不得見者不知凡幾然使接吾目者詳悉記錄俾後之覽者得想像其形而不僅以聲傳不亦快乎遂取厯年所得及當前所寓目者仿江村銷夏之例而變通之隨閱隨錄積久成編謂之者或以爲玩物喪

志余曰不然蓋吾人事無鉅細貴有眞性情焉苟性所眞好雖玩孚之履嵇康之鋟世或不盡非之况書畫爲人所同嗜粗之不離乎迹象精之可通於神明淺之備觀覽之資深之有身心之助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信乎其有益也眞知之焉能不篤好之也且夫嘉肴旨酒在前而曰吾不知其甘必其病壺者也否則無不知其甘也西子太眞在列而曰吾不知其美必其瞽目者也否則無不知其美也書畫之怡情更有甚於味與色者如非解人則已果屬解人而猶託言寓意不以眞好自居此其人尚有眞性情乎故是編所以存古人之真蹟卽以誌鄙

人之真好而不解玩物之議也。同好者觀之或不以此言爲不然。

桑梓之遺書畫冊序

灘邑陳晉卿孝廉乃吾師文懿公之猶子而壽卿同年之羣季也。昔年邂逅厯下因世好遂得訂交且嗜書畫與余有同癖情彌洽也。謂余曰近集桑梓之遺書畫冊尙未竣事而鄉先輩翰墨已收存不少余聞而生羨別後契闊數載時深湖洞於所謂桑梓書畫者尤心向往之以未得一見爲憾今秋里居多暇訪壽卿於灘陽因與君重晤始獲縱覽是冊不禁動觀止之歎也。按是舉肇於高南阜先生續於郭根菴先生共得七八十冊君又繼兩先生之後彙成一百餘冊較前冊精益求精其中忠臣石泉書屋類稿卷二

孝子名公鉅卿騷人墨客零縑斷簡莫不兼收而方外閨中以及名宦流寓但於梓鄉有闕者亦附存焉且人人著爲小傳俾閱者覩遺墨如見其人可謂搜羅富而用力勤矣夫記載書畫不乏陳編然如清河書畫舫鐵網珊瑚書畫彙考墨緣彙觀庚子銷夏記江村銷夏錄等書皆不過同雲烟之過眼藉翰墨以娛情已耳從未有會萃真蹟成此鉅觀者近代惟顧湘舟參軍曾集吳中畫扇共爲一編然僅成數冊較量多寡難易有不可相提並論者茲之廣收博取發微闡幽彙存一邦之文獻所關甚重固不等玩物之喪志又豈僅供文人之雅好矣乎惟所收

齊人較詳魯人較略諒由近者購求易得遠者聲氣難通故有不能徧及者歟君今索序於余且委余代爲訪求余何敢以不敏辭謹綴蕪詞以期附驥若云增所未備容緩圖報命可乎

利津李氏貢舉制藝序

國家以制科取士而鄉舉里選之法廢土君子致身通顯舍斯道莫由科名顧不重乎哉昔有人爲詩多格格不達王漁洋以問汪鈍翁鈍翁曰此君坐未嘗能爲時文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能八股卽理路終不分明又王惲玉堂嘉話載鹿菴先生云作文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坡猾是出入不由戶也乃今之學者才力不逮既於文律多疎而高明之士又或薄時文爲不足道甚有以科目爲詬病者抑何其所見之淺也猶憶廿年前先兄繼之謂余曰吾家舊有考卷之刻而硃卷則散

佚無存懼其久而湮也盍彙輯之余曰諾而宦遊南北未暇從事於茲今幸得賦遂初於家藏故書中檢得此編蓋先兄所彙訂者乙卯丙辰男貽良又聯捷鄉會闈其硃卷亦附訂焉至先後則以科分爲次而詩文俱仍原刻存其眞也今夫爲學者其弊有二曰畏難曰倖獲畏難者裹足不前倖獲者未程功而卽責效之二者雖受病不同而其學之無所得則一也卽舉業亦何莫不然茲編也雖不期問世然藏之家塾傳之子孫俾知吾家世習儒業負文名稱宿學者代不乏人乃迄今登鄉會榜者無多蓋懷才猶不必盡遇斯事固有不易言者矣而其中佳篇

間有簡鍊揣摩堪稱命中者果使學養兼優掇青紫亦可以當
左券則倖獲之心與畏難之心均不可存焉若夫繼繩繩代
取科第俾茲編層累而日增焉斯則先兄裒集之志亦余之所
厚望也夫

魏又瓶學博制藝序

古文與時文規模雖異其爲載道之言則一也自明迄今作者
林立而諸大家之所以不朽者要皆原木經術使道理充積於
中而後發爲文辭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論平奇濃淡俱能
吐棄一切卓然成一家之言非然者縱依傍韓蘇規摹史漢亦
不過優孟衣冠未見其有合也况其降格者乎魏又瓶學博司
鑄上杭因公至郡出其藏稿見示余授而讀之氣息醇茂根柢
盤深其精核處每與傳注相發明殆所謂原本經術者歟憶余
童年讀君元璧雍容大雅嘆爲名手而以不獲一見其人爲憾

何期廿餘年後竟得同官一方且樽酒論文重結此翰墨緣也幸何如也顧君與余俱領袖鄉薦又同出何文安公之門余今憇碌薄書於文章無所表見君則學與年進制藝特其餘事他百著述等身。抗行古作者之林。視余之所獲不旣多耶。是又余所撫衷滋愧者矣。

石泉書屋制藝自序

是編皆余十九至廿九十年中所作也都門僑寓長夏餘閒檢舊篋得之重閱一過恍同隔世蓋拋荒此事者已廿餘年矣回憶髫齡卽習此業初惟向機調詞采求之而理解茫然年十九始悟前非盡焚舊稿一變而爲清空白鍊之作然仍未知所宗也弱冠從吾師范蘇山姊丈遊示以題理之求真題界之求細恐其仄於古也規之以先正慮其違乎時也範之以墨裁如是者有年遂成此不古不今之藝使由此進而加密所造當更有深焉者惜乎通籍後專攻詩賦此事遂廢造詣之止於是也然。

石泉書屋制畫補編序

余幼習舉業專爲應試起見非冀傳世也迨刊制藝若干首爲
鼓勵後學起見亦非期問世也近年同人索觀者夥有感其篇
幅之少者有病其文筆較瘦疑非場屋所宜者因取選餘之藝
重刊若干首益之昔所薄爲平庸無足觀者今亦間存數首爲
其尙近墨裁也夫制藝雖代聖賢立言然程功難於傳注而計
效並不及傳注縱使發明經義名合語辭亦不過雕蟲小技何
關大道况經義未足發明語辭未必名合乎乃一再削劂而不
已旁覩者得無笑其多事乎余滋愧矣

節孝程孺人七旬壽序

生於利邑之雙井家本清門年十七歸李室逮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舅姑繼歿夫亦歿孺人年二十無子僅餘夫弟二人家鮮擔石儲斂斂無依戚黨羈危之且有謂苦節不可貞者孺人曰吾惟死與守兩途耳然使徒以身殉塞責其如雨季何於是茹苦銜哀任紡績操井臼勤勞倍至撫育兩夫弟飲食而教誨之如母之於子者弟長爲之授室今各成立皆孺人之力也於戲可謂賢矣夫嫠之守義者衆矣然皆有子可守者也否亦衣食粗給者也乃孺人之遭際更有令人難堪者而能委曲求全延宗祀於不墜是非徒李門之孝婦實李氏之忠臣也古之人托

孤寄命稱爲君子。若此處萬難而仍爲之者。視古君子何多讓焉。余生同里閈且屬舊史氏。表彰幽隱是余責也。因舉其節義之大者書之以冀光簡冊而壽千秋。固不僅進壽觴而致百齡之祝已也。是爲序。

